

英汉致使运动事件构式及其动词对比研究

李智涛^{1,2} 廖美珍³

(1.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081; 2. 喀什大学 人文学院,
新疆 喀什 844008; 3. 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运动事件作为语言表达的基本认知领域,在语言类型学和跨语言对比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汉语是否属于动词框架语或卫星框架语尚存争议。基于 Goldberg 的构式语法理论,并以 Talmy 的运动事件理论为框架,以汉英对照版《围城》《水浒传》《西游记》作为语料,对比分析英汉两种语言在致使运动事件构式中的动词表达后发现:英语致使运动事件构式包括双宾语构式和主谓宾构式,而汉语在此基础上还包含“把”字句和“使”字句构式;英语倾向于使用单个(方式+致使)动词表达动作,路径则由附加成分体现,而汉语采用连动词结构,第一个动词表达方式,第二个动词表达路径;英语具有高语义力度的综合型表达特点,汉语则表现为低语义力度的分析型表达特征;汉语中的致使事件与结果事件不可分割,且方式动词与路径动词地位同等重要;英语和汉语均通过方式动词表达方式,但英语更倾向于具体化表达,汉语则多用泛义动词辅以副词描述。该研究为语言类型学和跨语言对比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理解汉语定位,并支持外语教学。

关键词:英汉致使运动事件;构式;动词;语义;句法

中图分类号:H0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4-0038-12

0 引言

运动事件是语言表达中最基本且重要的认知领域之一,不仅反映了人类对于物理世界的基本感知和理解,也是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构式的知识是基于认知体验构建的(李霓等,2024)。有学者对运动事件的理论进行了详细阐述,特别是泰尔米的运动事件理论区分了内围成分和外围成分,强调路径的框架功能(Fillmore, 1985; Johnson, 1987: 21; Talmy, 2000)。尽管这些理论为理解运动事件提供了重要框架,但存在以下不足:首

收稿日期:2024-12-16

基金项目:新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与文化研究基地重点项目“美国主流纸质媒体新疆形象报道的话语研究”(KDJDB220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智涛,男,喀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生,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外语言对比研究。

廖美珍,男,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语言对比研究、语用学、法律语言学和篇章隐喻研究。

引用格式:李智涛,廖美珍.英汉致使运动事件构式及其动词对比研究[J].外国语文,2025(4):38-49.

先,语言类型的二分法未能全面覆盖所有语言现象,斯洛宾(Slobin, 2004)基于此增加了第三种语言类型,但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其次,关于汉语是否属于动词框架语或卫星框架语的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汉语中的连动结构,明确其运动事件的编码特征,以期解决现有研究中关于汉语语言类型定位的争议,并探讨汉语在运动事件表达上的独特性及其背后的认知机制。

1 英汉语致使运动事件构式的不同类型

英汉语在表达致使运动事件时,展现了多样的构式。双宾语构式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出现,但使用情境和频率存在差异。同时,SVO 构式(主语+谓语+宾语)在英语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汉语则更倾向于使用处置式,如“把”字句,来明确表达事物状态的变化。这些不同的构式体现了两种语言在表达相同事件时的独特之处,具体常见的形式如下:

1.1 英汉致使运动事件中的双宾语构式

英汉致使运动事件中的双宾语构式有相似和差异之处。相似点在于两者都表达“给予”意义,结构上都包含两个宾语。差异性在于英语双宾语构式使用更直接、频繁,动词类型多样,汉语双宾语构式常需“给”字辅助,且拥有更多变体形式,更具灵活性。

(1) 苏小姐把地址给方鸿渐,要他去玩。(钱钟书,2003:34)

译:Miss Su gave Fang Huang-chien her address and asked him to come see her. (Kelly et al., 2003:34)

例(1)为典型双宾语构式。汉语中也有 SVO 句型,强调词序。与英语一样,汉语的双宾语构式是最典型的致使运动事件构式。在汉语中,双宾语构式通常由动词、间接宾语(通常是接受者)和直接宾语(通常是传递的物品或信息)组成。在“苏小姐把地址给方鸿渐”中,“给”是动词,“方鸿渐”是间接宾语,“地址”是直接宾语。这个句子清晰地表达了苏小姐将地址传递给方鸿渐的致使运动事件。译文中,类似的结构通常通过介词或动词短语来实现。“Miss Su gave Fang Huang-chien her address”中,“gave”是动词,“Fang Huang-chien”是间接宾语,“her address”是直接宾语。英语句子明确传达了与汉语原句相同的致使运动事件。英汉双宾语构式在表达致使运动事件时具有相似性,它们都涉及一个动作(给予)、一个接受者(间接宾语)和一个被传递的物品或信息(直接宾语)。然而,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表达习惯不同,在具体的表达方式上可能存在差异。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在表达复杂或详细的致使运动事件时,可能会使用更长的句子或更复杂的结构。例如,译文除了基本的双宾语结构外,还添加了一个并列句“and asked him to come see her”,以进一步描述苏小姐的意图或期望。这种扩展表达在汉语中也可能出现,但具体形式可能因语境和习惯的

不同而有所差异。

1.1.1 英汉双宾语构式的原型

英汉双宾语构式的原型相似点在于都包含动词和两个宾语,表达“给予”意义。差异性在于英语构式动词类型多、结构固定,汉语则动词选择少些,但结构灵活,常需“给”字或其他介词辅助。

(2) 鲍小姐向他伸手,他掏出香烟匣来给她一支。(钱钟书,2003:8)

译:As Miss Pao held out her hand toward him, he pulled out with his cigarette and offered her one. (Jeanne et al., 2003:8)

例(2)中,“他”是动作的执行者,“她”(指鲍小姐)是动作的接受者,而“一支(香烟)”则从“他”转移到“她”的实体。译文同样体现了双宾语构式的特点。其中,“he”是主语,“pulled out”和“offered”是连续的动作,“his cigarette”是第一个动作的宾语(这里用“with”引导了伴随状语,但核心意思未变),而“her”是间接宾语,“one”(指香烟)是直接宾语。这种结构清晰地表达了香烟从“他”到“她”的转移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双宾语构式在英语中很常见,不仅能简洁明了地表达物品的传递关系,还体现了英语在表达动作和物体关系时的灵活性和准确性。“掏出”意为作为连动词结构的“掏-出”,第一个动词解码动作和原因,第二个解码动作和途径。如果这个连动词“掏出”是分开的,那么仍然允许单独使用它们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换言之,“出”可作为一个独立的动词,这和小品词不同。另外,如果“掏”或者“出”用作独立动词,路径就会以这个动词来解码。英汉语在双宾语构式的表达上有极大类似性。然而,汉语可使用连动词结构来作主动词,如“掏出”,而英语没有这类动词结构。

1.1.2 英汉双宾语构式的变式

英汉双宾语构式原型是相似的,但其变式完全不同。

(3) 先切二斤熟牛肉来。(施耐庵,1999:324)

译:Cut me two catties of cooked beef. (Shapiro, 1999:325)

汉语中,双宾语构式的外延相当广泛,可用于表达给予、取得、交流等多种动作。例(3)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中“切”是动词,“来”在这里起到了间接宾语的作用,指示动作的方向或目标,而“二斤熟牛肉”是直接宾语,表示动作的对象。译文中,可以看到英语通过介词“me”来引入间接宾语,而“two catties of cooked beef”作为直接宾语。这种表达方式体现了英语在处理双宾语结构时的特点,即通过介词或其他语法手段来清晰地划分和标识两个宾语。“cut”解码了动作和方式/原因。汉语中连动词结构中的第二个动词“来”是必要的,但如英语那样使用方式动词,语法成立但含义就不同,因为汉语中方式动词更倾向于

表达远离原有实体 NP3 去向目标 NP1 的实体,而在英语中方式动词单独就能够表达 NP1 把实体 NP2 给 NP3 的含义。

1.2 英汉致使运动事件中 SVO 构式

除了 NP 1 + VP + NP2 + NP3 这种双宾语构式,这里还有其他 SVO 构式来描述致使运动事件根据方式和路径解码的方式, SVO 构式可以被分为两类: NP 1 + VP[运动+方式/原因]+NP2(+PP)和 NP1 + V1P[V1][运动+方式/原因]+V2[动作+路径](+指示语)]+NP2。

1.2.1 VP[动词+方式/原因]

在 SVO 构式中,英语的动词常常能够直接解码动作以及动作的方式或原因,这些主要动词在英语中非常普遍且形式多样。相比之下,汉语在表达类似的概念时,虽然也存在类似的构式,但动词在单独使用时可能并不足以完全清晰地表达动作的方式或原因。汉语往往需要借助上下文、语境、助词、介词短语或副词等额外的信息来进一步解释和明确动作的方式或原因。

(4) 鸿渐拉他走。(钱钟书,2003: 346)

译: Hung-chien pulled him away (Jeanne et al., 2003: 346)

“走”作为动词的补充说明,指出了“拉”这个动作的目的或结果,即鸿渐通过“拉”这个行为使得对方移动或离开。整个句子构成了一个简短而直接的行动描述,没有明确提及方式或原因的附加信息,因此主要侧重于动作本身及其直接效果。译文中,“pulled”是主要动词,与汉语中的“拉”相对应;“away”作为副词,修饰动词“pulled”,表示了动作的方向或结果,与汉语中的“走”有相似的功能。这个英语句子同样构成了一个 VP 结构,与汉语原句在表达上具有高度的对等性。英语中,VP 结构中的动词和修饰成分之间的关系通常非常紧密,修饰成分可以是副词、介词短语或其他类型的非谓语动词结构,用于提供关于动作方式、原时间、地点等方面的额外信息。这种结构使得英语句子能够简洁而精确地表达复杂的动作和事件。总之,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动作和方式/原因方面都采用了类似的 VP 结构。

1.2.2 V1[运动+方式/原因]+V2[运动+路径](+指示语)

英语中,此类结构通常通过不同的语法手段来表达,如动词短语、介词短语等。V1 往往描述运动的方式或原因,而 V2 则描述运动的路径或结果。两个动词之间可能通过介词、不定式(to+V2)或动名词(-ing+V2)等形式连接。汉语中,这种结构通常通过动词的连用或配合介词、助词等来表达。V1 和 V2 连续出现,中间可能没有明确的连接词,但语义上紧密相连。

(5) 推下花园水井中。(吴承恩,2000:1290)

译:Pushed him down the well in the palace's garden. (Jenner,2000:1291)

例(5)中,“推下去”是汉语中特殊的形式,“推下花园水井中”这个句子中,“推”是V1,表示动作的开始和方式;“下”作为V2,则指示了动作的路径或方向,即朝着某个目标或地点移动。这种结构使得句子在表达上既简洁又明了,能够迅速传达出动作的完整过程。斯洛宾(Slobin, 2004: 2-249)称其为连动词,即SVCs指主语+系动词+表语句型。对于同等构架语而言,这是主运动。SVCs由两个或者三个甚至更多的单词组成,它似乎是单个从句的组成部分,倾向于使用SVCs作为主动词的语言称为连动词语言,汉语就是其特别的一个,但一种连动词语言并不一定就是同等框架语。

在SVC构式中,第一个动词反映NP1的施事论元,第二个动词反映NP2的受事论元。就是这个施事NP1将力施加于受事NP2,才导致NP2移动。这个带有SVC的构式可以描述为NP1+V1[运动+方式+原因]+V2[运动+途径]+NP2。然而,这个SVC构式在英语中并不存在,因为它不足以表达英语中单个致使动词的动作和方式或途径,而且途径是用语义力度来表达的,这样就避免了句子构式复杂性,使语言容易理解。

1.3 处置式

处置式是英汉致使运动事件构式的另一种常见类型。致使运动事件最初使用一些典型的使役动词,如英文“cause”“make”“let”,中文“使”“令”“将”“让”等词。使役动词成为致使运动事件构式中的标记词,造就了“把”字句构式和“使”字句构式。

1.3.1 “把”字句构式

薛凤生(1987:61-62)将“把”字句构式总结为A+把+B+C,崔希亮(1995:12-21)将这种构式描述得更为具体,即(A)+把+B-VP。本文将“把”字句构式总结为NP1+把+NP2+VP+PP。在这个线性表达式中,VP指动词短语,PP指介词短语。这个构式的意思为“X致使Y处于Z的位置”。

1.3.1.1 “把”字句构式的语义特征

在汉语“把”字句构式中,宾语是光杆名词,仍指主语的所属物,为明确的物体,英语的宾语为带“the”的词。研究“把”字句构式的更多例子可发现“把”字句构式中的宾语是确定的,而双宾语构式中的宾语不确定。在“把”字句构式中,NP1和NP2二者呈致使关系。NP1是NP2存在的必要条件,而NP2是NP1的必然结果,PP是NP2的运动方向或目的地。双宾语构式倾向于表达直接的致使运动事件,“把”字句倾向于表达相对间接的致使运动事件。

(6) 上去吞吞吐吐把这事告诉鲍小姐,还骂阿刘混蛋。(钱钟书,2003:26)

译:He went up to sputter out the incident to Miss Pao, cursing that scoundrel Ah Liu.
(Jeanne et al., 2003: 26)

例(6)中,“鲍小姐”是施事,“他”是间接宾语,“客”是直接宾语且发生了与“请”相关的动作,整体表达了一个直接的致使运动事件。译文中,“he”是施事,“the incident”是直接宾语,描述了告知的内容,“to Miss Pao”表明了间接宾语,即动作的对象是鲍小姐,整体呈现了一个直接的致使告知事件。

1.3.1.2 “把”字句构式的句法特征

汉语的词序很灵活,主语、宾语和动词都可引导各种结构来表达致使运动事件,但英语通常不改变其词序。汉语“把”字句构式中的受事可直接跟在标记词“把”字后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用“把”字句构式表达致使意义。“把”字句可以起到突出宾语,表达感情和引起听话人注意的作用。如果表达一个有界限且确定的致使运动事件,就可采用“把”字句构式,而在其他情况下双宾语构式是首选。然而,任何句法描述都只提供一个参考标准和一种可能性,并不能成为使用这种构式的必要条件。

(7) 鲍小姐把两张帆布椅子拉到距离较远的空处并放着。(钱钟书,2003:8)

译:Miss Bao pulls two deck chairs over to an empty spot some distance away. (Jeanne et al., 2003: 8)

例(7)中,“鲍小姐”是主语,“椅子”是宾语,“拉到”是动词,通过“把”字句的结构,清晰地表达出鲍小姐致使椅子位移的运动。译文通过语序和动词的使用,表达了与中文“把”字句相似的致使意义。

1.3.1.3 “把”字句构式中的类型学

“在汉语连动词结构中,第二个动词必须位于谓语之前,否则就不符合规则。”(马庆株,1988)句法结构和事件结构相互影响。事件结构在致使运动事件中非常重要,它包括致使事件和结果事件两种。在致使事件中,主要动词应该是[方式+致使]动词,但在结果事件中,主要动词是路径动词。不过,其中的任何一个动词不能代表整个致使运动事件,它们应该同时存在,这给汉语为同等框架语提供了有力支撑。汉语是以受事为导向的语言,英语是以致事为导向的语言。英语和汉语有不同的侧重点,但英汉在致使运动事件不能分开而谈。路径成分描述的是结果事件,在英语中我们应该加一个谓语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汉语不需要添加其他谓语,其路径动词本身就可以单独使用,如:

(8) 吃完饭,孙氏夫妇带小孩先回船。(钱钟书,2003:21)

译:After eating, the Suns left first to take their child backed to the ship. (Jeanne et al., 2003:23)

例(8)中,存在一个明显的使役事件。使役事件是指其中一个实体(通常称为“使役者”或“施事”)导致另一个实体(通常称为“受事”或“受使役者”)进行某种动作或处于某种状态的事件。孙氏夫妇作为使役者,通过他们的行动(带小孩回船)使小孩(受事)发生了位移。译文则基本上保留了原文的使役意义。“the Suns”(孙氏夫妇)是使役者,“their child”(小孩)是受事,“to take...to the ship”(带……回船)则表达了使役动作。使役事件帮助我们理解和分析句子中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当涉及动作的执行者、接受者和动作本身时。通过识别和分析使役事件,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孙氏夫妇和小孩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共同参与了“回船”这一行动。使役事件是“The Suns take their child”,结果事件是“their child backed to the ship”。在“孙氏夫妇带小孩先回船”此句中,致使事件是“孙氏夫妇带小孩回”,结果事件是“小孩回船”。因此,汉语致使运动事件在[方式+致使]动词和路径动词之间达成一种平衡,这也说明汉语为同等框架语。

1.3.2 “使”字句构式

“使”字句构式,也被称作使令致使运动构式,早于“把”字句出现,是汉语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致使运动构式。在古代汉语中,“使”原为使役动词,但现代汉语将之视为处置标记词。这种结构的线性描述为 NP1+使+(NP2)+VP。

1.3.2.1 语义角色与使役动词之间相互影响

在 NP1+使+(NP2)+VP 构式中,动词“使”含有“派遣”的意思,编码为[运动+原因+路径]。动词“使”转换为使役动词“让/叫”,NP1 和 NP2 的作用变得灵活,从而使役动词成为一个固定的语法标记词。

(9)何必要他们主办你们的婚事?(钱钟书,2003:348)

译:Why must you let them take charge of your wedding?(Jeanne et al.,2003:348)

例(9)中,“叫他们多受点中国文化的影响”为使役表达,译文中“let them take”来对应,展现了语义角色与使役动词的相互影响。

1.3.2.2 “使”字句构式的外延

“使”字句构式中,通常情况下,如果“叫”和“让”作为动词,它们仍是使令致使动词。但主要的使役动词,如“使”“令”“叫”“让”,特别是表达使役意义的动词,其功能是连接原因和结果并建立关系。使役动词的致使意义与词性意义紧密相连。英语中,使令致使构式通常由词汇化和致使性助词构成,如“make”“let”“have”“cause”等。

(10)他心里只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愈加不可理喻。(钱钟书,2003:386)

译:He could only hear his own voice made it even harder to reason with him.(Jeanne et al.,2003:386)

例(10)中,“使”作为使役动词,连接了原因(听到原因)和结果(不可理喻),而译文中,“made”作为使役动词,同样连接了原因和结果。

2 英汉[方式+致使]动词的语义力度

2.1 语义力度的定义和其他相关概念

语义力度指的是语义在运动事件层面上的分布,不同于注重词汇层面的词汇化程度。若某一概念或意义由一个短语来表达,那么它就为词汇化程度低的分析型表达,若是由单个单词来表达,它则为词汇化程度高的合成型表达。与语义力度相关的另一概念是方式的显著性程度。斯洛宾(Slobin, 2004: 25-226)将语言分为较高方式凸显语和较低方式凸显语。较高方式凸显语倾向于在运动事件中表达运动方式,但较低方式凸显语中,方式附属于路径,只有当其前景化时才能被表达。英语是较高方式凸显语,汉语是较低方式凸显语,这两种类型反映了在致使运动事件中[方式+致使]动词的不同语义力度。

2.2 英汉[方式+致使]动词的对比分析

英语中,[方式+致使]动词的允准含义表达较为直接和明确;汉语中,[方式+致使]动词的允准含义表达则显得更为含蓄和灵活。[方式+致使]动词结构在英语中可能通过单纯词、派生词或短语结构来表达,汉语中的[方式+致使]动词结构则更为多样和灵活,可能包括动补结构、连谓结构以及使用助词来表达。英语中的[方式+致使]动词通常具有明确的语义分工,方式动词和结果动词之间界限清晰。汉语中的[方式+致使]动词在语义上更加灵活多变,往往需要根据上下文来推断具体的语义关系。

(11)她叫我上她家去吃晚饭。(钱钟书,2003:82)

译:She invited me to her house for dinner. (Jeanne et al., 2003: 82)

从构式与动词的互动方面分析,例(11)中,“叫”作为允准动词,与后续的动词短语“上她家去吃晚饭”构成了一个构式,表达了“她”对“我”的邀请或请求行为。“叫”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词,还承载着构式所赋予的特定意义,即引发后续动作(上她家去吃晚饭)的发生。译文中,“invited”作为允准动词,与后续的介词短语“to her house for dinner”构成了一个对应的构式。这个构式同样表达了邀请的意图和后续动作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英语中的“invited”直接对应了汉语中的“邀请”这一行为,而介词短语则具体描述了邀请的内容和地点。该构式包含施事(她)和受事(我)两个主要论元。施事是发出邀请的主体,受事是接受邀请并需执行后续动作的客体。动词“叫”的论元结构在这个构式中得到了扩展,因为它不仅关联了施事和受事,还通过后续的动词短语引入了另一个动作(上她家去吃晚饭),这个动作成了受事需要执行的内容。

英汉[方式+致使]动词在允准含义的表达上存在显著差异性。英语动词形态多变,通过动词本身的词形变化即可明确表达方式和致使的复合意义;汉语动词则形式稳定,多依赖助词、语序及上下文来隐含表达方式和致使的复杂含义。

(12) 方鸿渐洗了澡,回到舱里,躺下又坐起来,打消已起的念头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钱钟书,2003:21)

译:After taking a bath, Fang Hung-chien returned to his cabin. He lay down and then sat up again, finding it as painful to discard the notion he had conceived as it would be for a woman to have an abortion. (Jeanne et al., 2003: 21)

例(12)中,“方鸿渐”(NP1)是主语,“打消”(VP)是动词短语,“已起的念头”(NP2)是宾语,“一样的难受”(PP)是介词短语作状语。译文中,“finding it as painful to discard the notion he had conceived”体现了类似的结构,其中“discard”是动词,对应中文的“打消”,“the notion he had conceived”是宾语,而“as painful as it would be for a woman to have an abortion”则作比较状语,对应中文的“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

(13) 船上的法国人像狗望见了家,气势顿长,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钱钟书,2003:21)

译:The Frenchmen on board, like dogs seeing their homes, suddenly became more spirited, and their movements and voices became louder. (Jeanne et al., 2003:21)

例(13)中,“船上的法国人”(NP1)是主语,“像狗望见了家”(PP,但此处作为状语描述NP1的状态),“气势顿长”(VP1)和“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VP2)是动词短语。译文中,“became more spirited”(气势顿长)和“became louder”(举动和声音也高亢)是动词短语,对应中文的VP1和VP2部分。虽然“像狗望见了家”在英文版中被处理为“like dogs seeing their homes”作为状语,但整体句子结构和动词的使用仍然体现了中英文在表达类似意思时的相似性。

英语注重形式逻辑,汉语强调意合与语境。这种差异体现了两种语言在表达复杂概念时的不同策略和思维方式。

2.3 语义力度及英汉类型倾向

汉语中有大量的构式来表达致使运动事件,而英文里则更多用大量[方式+致使]动词来陈述同一事件。英汉致使动词的词汇化模式基本相同,即[运动+方式/原因]。在英语中,位移动词(移动动词)总是以高语义力度的方式编码。在附加语词中,路径运动通过非词汇化方式进行编码。汉语中,它仅用于区分部分泛义动词,细节则由其他成分或修饰语编码,这也表明了其汉语语义力度低。

(14) 他一脚踢飞了路边的石子。(钱钟书,2003:324)

译: He kicked the stone away. (Jeanne et al.,2003:324)

《围城》中,类似的表达可能如:“他一脚踢飞了路边的石子。”例(14)句中的“踢”是致使动词,“飞”描述了石子的运动状态,共同构成了致使运动事件的表达。英语则更倾向于使用具有明确致使意义的动词,这些动词往往已经包含了方式和结果的信息,因此不需要像汉语那样通过构式来组合。在译文中,“kicked”是致使动词,不仅表达了动作的方式踢,还隐含了结果使某物移动。“away”作为副词,进一步强调了移动的方向和结果,但它并不是动词的一部分,而是作为附加语存在。

(15) 大家沿着公路走。(钱钟书,2003:224)

译: They walked along the highway. (Jeanne et al.,2003:224)

汉语中,路径信息通常不是由动词本身来编码的,而是由其他成分(如介词短语、动词的趋向补语等)来承担。例(15)中的“沿着公路走”就是路径信息的编码。在《围城》中,这样的表达可能更为丰富多样,如通过“穿过”“绕过”等动词与介词的组合来精确地描述路径。英语中,路径运动往往通过介词短语等附加语词来编码,这些附加语词提供了关于运动路径的详细信息。译文中的“along the highway”就是路径信息的编码。汉语和英语在表达致使运动事件时采用了不同的词汇化模式和编码方式。汉语更倾向于使用构式来组合动词和其他成分以表达复杂的语义关系,英语则更倾向于使用具有明确致使意义的动词,并通过附加语词来提供额外的信息,如路径。

3 结语

在语言研究的广阔领域中,致使运动事件作为重要的语义范畴,一直是学者们深入探究的对象。由于涉及外力的作用,致使运动事件天然地包含致事(即施动者、引发者)和受事(即承受者、被影响者)这两个核心语义角色,二者的互动关系形成了致使意义,为语言对现实世界的编码提供了丰富的语义基础。通过本次对英汉致使运动事件构式的对比研究,我们获得了以下五点重要发现:

(1)在致使运动事件构式的类型上,英汉两种语言展现出明显的差异。英语致使运动事件构式主要包括双宾语构式和主谓宾构式,这两种构式在英语表达中较为常见且具有代表性。而汉语的构式体系更为丰富多样,除了具备与英语相似的双宾语构式和主谓宾构式外,还拥有独特的“把”字句构式和“使”字句构式。“把”字句强调对受事的处置,“使”字句则突出致使的结果,这些构式丰富了汉语表达致使运动事件的手段。

(2)在动词运用与路径表达方面,英汉存在不同的策略。英语倾向于使用单个[方式

+ 致使]动词作为主要动词,通过附加词来表达路径信息,这种方式较为简洁直接。与之不同,汉语采用一种独特的“连动词结构”,其中第一个动词用于表达运动方式,第二个动词则承担表达路径的任务。有时,还会在连动词结构末尾添加“来”“去”等指示词,进一步明确移动的方向,使表达更加精准细腻。

(3)从表达类型的角度看,英语在致使运动事件中多采用综合型表达,这反映出英语在[方式+致使]动词中具有较高的语义力度,一个动词往往承载了较多的语义信息。而汉语则更倾向于使用分析型表达,虽然语义力度相对较低,却拥有丰富多样的构式,通过不同构式的组合来细致地表达致使运动事件的各个方面。

(4)对致使运动事件结构的分析揭示了汉语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汉语里的致使事件和结果事件是不可分离的。在汉语中,方式动词是致使事件的核心,它描述了致使事件如何施加外力;路径动词则是结果事件的核心,体现了受事在外力作用下的运动轨迹。二者地位同等重要,这从侧面证明了汉语是同等框架语。

(5)在方式动词的使用上,英汉也各有特色。英汉都借助方式动词来表达运动方式,但汉语更多地使用泛义动词,并有时借助副词来具体描述方式,使表达更具灵活性和模糊性。英语则更倾向于使用具体、明确的单个方式动词,凸显了英语是较高方式凸显语言,而汉语是较低方式凸显语言。英语倾向于将方式编码至主要动词里,在附加语的位置压缩路径;汉语则更倾向于使用连动词结构,通过同时使用方式动词和路径动词来强化主要动词的意义,展现出独特的语言魅力。

参考文献:

- Fillmore, C. J. 1985. Frame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J]. *Quadernl Disemontcal* (6): 22-254.
- Goldberg, A.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ldberg, A. 2006. *Construction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ndriks, H. & M. Hickmann. 2011. The Expression of Caused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and in English: Some Topological Issues[J]. *Linguistics* (5): 1041-1077.
- Johnson, M.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lobin, D. I. 2004. The Many Ways to Search for a Frog: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the Expression of Motion Events[G]//S. Strömquist & L. Verhoeven. *Relating Events in Narrative: Topological and Contextual Perspective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Talmy, L. 2000. *Towards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1*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陈佳. 2018. 论英汉运动事件表达中“路径”单位的“空间界态”概念语义及其句法—语义接口功能[D]. 上海: 上海外国语

大学.

- 崔希亮. 1995. “把”字句的若干句法语义问题[J]. 世界汉语教学(3): 12-21.
- 戴浩一. 2002. 概念结构与非自主性语法: 汉语语法概念系统初探[J]. 当代语言学(1): 1-12.
- 李霓, 罗生全. 2024. 构式语法应用于外语教学的理念、原则和方法[J]. 外国语文(6): 156-164.
- 梁子超. 2020. 现代汉语运动事件中路径的词汇化模式研究[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 刘佳欢. 2018. 英汉致使位移运动事件路径语义对比研究[D].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 刘雪卉. 2022. 中国英语学习者运动事件加工中双向概念化迁移的眼动研究[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 骆蓉. 2015. 认知构式语法视阈下的致使移动句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 马庆株. 1988. 能愿动词的连用[J]. 语言研究(1): 18-28.
- 马书东. 2013. 事件语序和语言识解[J].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1): 84-90.
- 钱钟书. 2003. 围城: 汉英·对照[M]. 珍妮·凯利, 茅国权,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施耐庵. 1999. 水浒传: 汉英·对照[M]. Sideny Shapiro, 译. 北京: 外文出版社.
- 吴承恩. 2000. 西游记: 汉英·对照[M]. T. E. Jenner, 译. 北京: 外文出版社.
- 薛凤生. 1987. 试论“把”字句的语义特性[J]. 语文建设(5): 61-6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aused Motion Event Constructions and Their Verbs

LI Zhitao LIAO Meizhen

Abstract: Motion events, as a basic cognitive domain in linguistic expression, have gained increasing prominence in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ative studies. However, whether Chinese belongs to a verb-framed or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 remains controversial. Based on Goldberg's construction grammar theory and framed by Talmy's motion event theory, this paper utilizes bilingual versions of *Fortress Besieged*, *Water Margin*, and *Journey to the West* as data sources to perfor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erbal expressions in causative motion event constru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findings reveals that: English causative motion constructions primarily utilize double-object and subject-verb-object structures, whereas Chinese additionally employs the “ba” (disposal) construction and “shi” (causative) construction; English predominantly encodes (manner + cause) through single lexical verbs with path expressed via satellites, while Chinese adopts a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where the first verb conveys manner and the second specifies path; English demonstrates synthetic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with high semantic density, whereas Chinese exhibits analytic features with lower semantic density; In Chinese, the caused event and resultant event are inseparable, with manner verbs and path verbs maintaining equal importance; While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express their ways through manner verbs, English prefers concrete verb specifications whereas Chinese frequently utilizes generic verbs complemented by adverbial modifiers. This study provides novel perspectives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cross-linguistic research, contributing to the theoretical positioning of Chinese and offering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for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Key words: English-Chinese caused motion events; constructions; verbs; semantics; syntax

责任编辑: 蒋勇军